



續文話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6
2



文庫 11
A/26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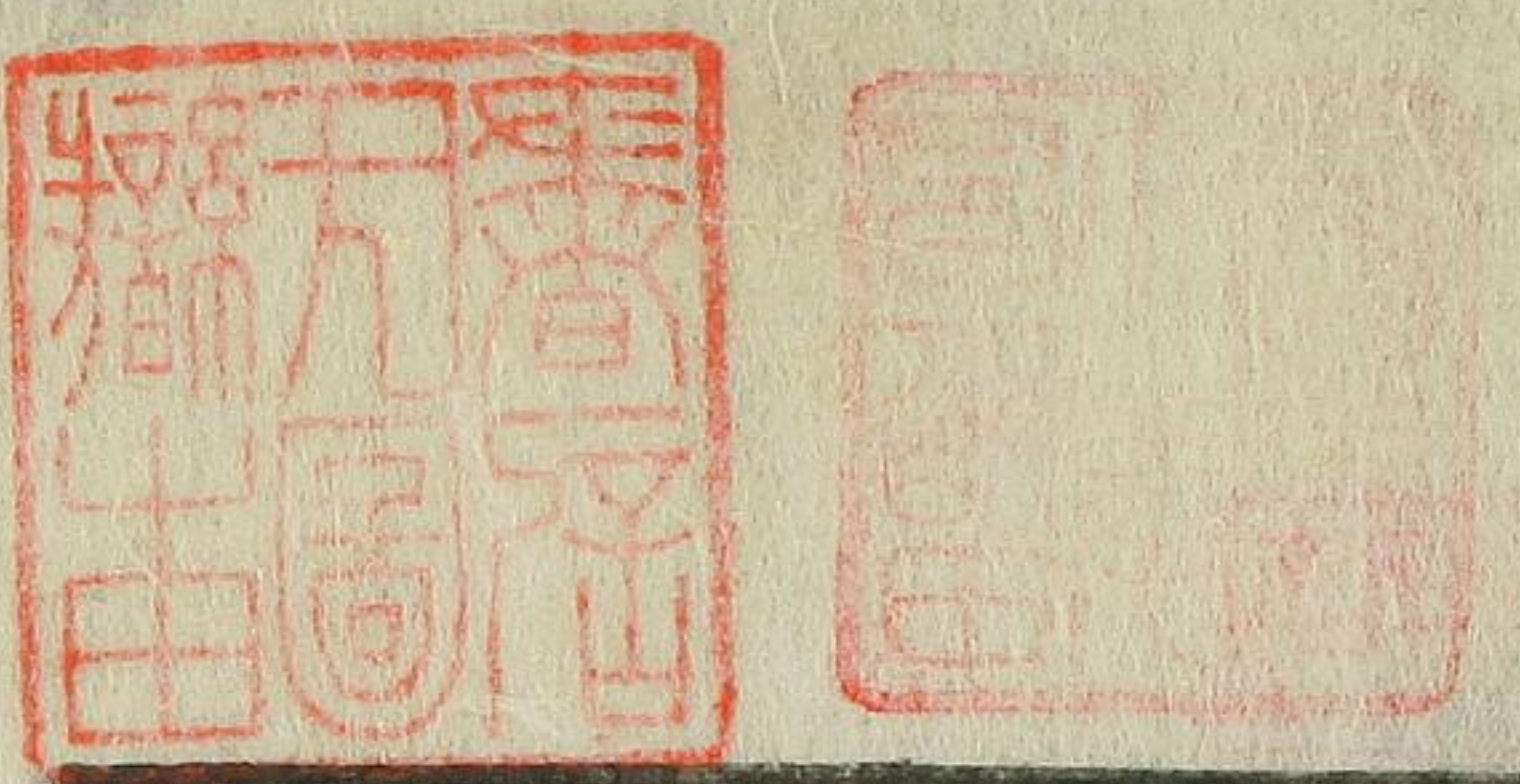
柳田泉文庫



續文話卷五
津藩齊藤兼有終著
侯朝宗在明清之際傑然為文章名家余久欲觀其
全集庚寅歲在江戶購而獲之始得瀏覽焉蓋其文
以眉山之敏行六一之法悍然勇往氣壓一世使人
辟易數里不易才也賈開宗序之以為明三百年無
古文唯有楊明遵嵩荆川鹿門得朝宗而五焉未為
溢美也
朝宗答孫生書云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
瘖者其駁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

續文話

卷五



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齒之
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群耶此昔人
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為文亦宜然文之所
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
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
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為有力足下勉
矣朝宗之文橫逸震盪此篇以馬比文蓋夫子自道
也
宋牧仲曰朝宗文超軼雄悍當者辟易如項王瞋目
一呼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蓋氣勝也又曰奮迅

馳驟如雷電雨雹之至颯然交下可怖可愕雪然而
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牧仲與朝宗同里閑平
生相得最熟宜其評侯氏之文犁然中窾也
倪元璐云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
法侯方域其門人也嘗廣其說云所謂馳騁縱橫者
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瀆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
而忽黯龍近夜以一吟耳悽兮目賦性寂乎情移文
至此非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
卒與法合而非僅彫鏤組練極衆人之炫耀為也
朝宗論流賊形勢議及屯田勦撫兩議皆諳練條達

合時宜。賈晁之流。亞也。而南省豫省諸試策。不減長
蘇之縱橫也。其叙事之文。則徐作霖張渭傳叙。有人
忽離忽合。寧南侯傳叙左良玉爲人。摸寫逼真。並得
史遷之神髓矣。後見汪堯峯之言曰。雪苑書策誌銘
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乃
知鄙評之不爽矣。
朝宗從焉。因說以賜劍斬晉帥許定國。以明軍法。將
中原團結之徒數十萬。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
犄角。并進賊。乃可圖。恂不從。汴遂不可救矣。其依高

傑。豫王師南下。傑已死。朝宗說其軍中大將。其策甚
善。大將不聽。以其衆降。此二事。當時之人皆爲朝宗
恨。

朝宗忤阮大鍼。殆不免死。以氣節雄一時。其與大鍼
書詞甚微婉。其末云。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
知僕之詞微而義婉也。此言足誅權奸之心。

高青邱壽僅三十九。其詩稱明初第一。侯雪苑壽僅
三十七。其文稱明季第一。皆豐於材。而嗇於命。然詩
文皆不朽。勝他人之期頤遠矣。

朝宗之文飛動之氣有餘。而沉鬱之趣未足。蓋享年

不長之故也。若得壽六七十，則能盡變化之用矣。所謂見其進而未見其止者，歟。朱竹垞曰：朝宗學未成而早死，使其不死，寧無進境。此言信然。

朝宗與方密之交善。密之遭滄桑之變，毀服為僧，逃於方外。朝宗與書勗之，然出言有礙於新朝，故其中多微詞。其末有云：密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過。僕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評觀之。

朝宗與吳梅村書言：梅村前代遺老，不當仕新朝。陳

三不可議論侃然。其中有云：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羨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朝宗欲成人美如此。梅村得此書，慷慨自矢，復書云：必不負良友。然余讀梅村集，有入京詩數篇，益不堪當事之敦迫，而終不能自守也。惜哉。

朝宗書練負吉日記後曰：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卽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游虎邱，其衣去領而潤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潤袖

者吾習於先朝。聊以爲便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余嘗讀一小說。知此事爲錢牧齋。牧齋惑溺柳姬。得此侮弄。猶可矣。其以明氏遺老。屈膝於新朝。謂之何乎。雖才名震爆一世。要之患失之小人耳。何足貴哉。今觀此詭語。巧發奇中。亦足誅其心矣。

牧齋論齊桓滅孤竹。稱其攘北虜。爲君晚村存字說。望其爲張子房。皆似有志於明氏者。然身以勝國大臣。受新朝官爵。而外附節士。欲以口舌欺人。寧可得耶。後乾隆朝下詔論罪。禁其著作。不得行於世。蓋牧

齋欲竊節義之名。而其名益汚矣。

牧齋才富學博。其詩文能聳人耳目。操一時文柄。詩頗清迥。文則鋒鋌太露。局法未鍊。蓋恃才之過也。趙松雪翰墨卓絕一代。余以爲不若一鄭思肖。錢虞山文詩震盪一世。余以爲不若一徐枋。蓋士以節行爲本。文藝爲末。如二人有藝無節。本之既亡。斯如之何。

徐枋者。明之遺民也。以其父狗難。終身不仕。賣畫自活。常好畫芝。比鄭所南畫蘭。畫徵錄有傳。余觀其居易堂集。益知其氣節文章之傑然。集中有題畫芝十

二首。今存其二。以示一斑。其一曰：尚論逸民無愧采薇。獨商山之芝耳。余學隱高山。饑同孤竹。時畫墨芝以寄吾意。寧止離騷香草比德君子哉。其二曰：高山紫芝節比采薇。離騷香草芳同蘭茝。此固幽人貞士之所寄託者也。余山居暇日。輒喜畫芝。竊自比于所南之畫蘭。墨瀋所成。香風可挹。或謂所南畫蘭不著地。而子必畫坡石。或此獨遜古人。夫吾之所在。即乾淨土也。何為不可入畫乎。吾方笑所南之隘也。侯齋名節文章並為秀潔。其居易堂集皆節義之言。美不勝收。學者宜全讀之以振其志氣也。今姑抄論

文一條。示其深於文。曰：文有三謬。曰：體裁之謬。曰：段落之謬。曰：行文之謬。三謬皆有所說。此三謬者。寔本四病。一曰：雅也。一曰：襍也。一曰：蕪也。一曰：陋也。雅則必襍。襍則必蕪。蕪斯陋矣。何謂雅不老成也。老杜句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惟能老成。故無遺恨也。此文有一好字可入者。必欲入之。有一好句可入者。必欲入之。有一好事可入者。必欲入之。斯雅氣也。而襍矣。蕪矣。陋矣。譬如織者。錦綺布帛。並重於天下。若匹素之內。而為錦者入焉。為純者入焉。為縵者入焉。甚至為絺為綌。為褐為罽者亦入焉。見者無不唾而棄。

之。斯為天下之廢物矣。亦猶之乎醫。但知其藥味之美。而必欲用之。而不知此方之內。必不可入此味。又不知既用彼味。則必不可重用此味。則必至於殺人矣。以是言之。究竟四病。總歸於一雅也。

黃黎洲顧亭林皆以明氏遺民。終身不仕。人品既高。學術又為一代風氣之先。黎洲曰。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余謂天下無真誠經學。故無真誠經濟。苟能知經術所以經世。則能成真誠經濟矣。黎洲之志如此。故其學適用。無所不通。論者稱黎洲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

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

亭林學究天人。所著日知錄等書。大有資於經世。且其文簡潔。自成一派。不滌明季之習。嘗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得其皮毛者乎。

毛西河以漢學雄視一代。其文縱橫博辨。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之。蓋霸才也。論者以春秋之楚戰國之秦目之。余讀其全集。而知其言之信。袁子才云。西河文集編定於後人之手。故拉雜貪多。

失之靡曼。甚至觀音菴送子記一篇。直是村婆俚語。可笑已極。然而叙事之文。有幾篇。列傳碑版。沈鬱淋漓。龍門復生賦。數篇古豔。斑斕徐庾。復出本朝。抱此大手筆者。有幾人哉。再如學記一題。最難著筆。非平卽腐。而西河集有兩篇。竟能天馬行空。以隨園之才。推服如此。湯潛菴陸稼書德行政事並冠冕一代。不屑言語文學之科。而余觀二公文。亦皆足傳。湯文溫雅。陸文清健。無語錄習氣。雖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嘗留心於此者。亦必不能如是。

湯陸二公以文學資治術。各爲一方福星。民並戴其德。頌稱不衰。而學士則偏祖於二公之間。蓋湯吾王氏。陸奉朱氏。學士各以其所好而是非之。終不若民心之公。余是以知俗儒不可與論入。黨同伐異之大害於事也。

胡介祉侯公子傳論云。與公子後先接踵者。豫章王于一猷。定之四照堂集。寧都魏冰叔。禧之易堂集。吳江計甫。草東之改亭集。皆在伯仲之間。余旣獲侯魏二家全集讀之。計集亦得一瞥。但王集未得。寔自焉。蓋未來於本邦也。屬者觀清徐斐然國朝二十四家

文鈔其首卷載軫石文十三首。軫石卽猷定別號也。亦足窺其一斑。但未能定其與侯魏孰優孰劣也。軫石蓋尤長於叙事。文鈔所收梁烈婦傳。孝烈張公傳。錢烈女墓誌等篇。並骨節姍姍。風神奕奕。足見其筆力矣。丁子復云。余每讀軫石文。見其喜亦喜。見其哀亦哀。忽不知感嘆之何自而生。涕泗之何自而集也。想當然爾。

朱竹垞云。文章之難。古今不數。頻年馳驅道塗。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邱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

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况夫與古人方駕者哉。以竹垞之才學。推服二子之文如此。

朱竹垞於文甚推服雪苑軫石二子。然其所自樹立。有異於二子者。故其與顧寧人書云。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于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歟。寧人謂竹垞之文在雪苑軫石之上。可謂阿所好矣。竹垞不敢當寧人之言。而自稱其所尚不同。二子

此其所別成一家也。竹垞尚經術。喜博學。故其文爾雅。其與李武曾論文書云。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唱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及其正。至宋而始醇。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

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槩矣。竹垞於漢取江夏中壘。於宋取南豐晦菴。而不取老泉。所以尚經術也。又於宋取原父貢父。所以喜博學也。

竹垞之文。晚年尤原本經術。不屑唐宋大家。其答胡司臬書云。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恒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為唐。法乎唐。不失為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之文之流委而

非其源也。云云。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道之辭之政之心。不入虛偽。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

徐文駒復朱竹垞書推其文甚至。然未嘗為溢美。其略曰。讀所示古文。意真語朴。格老氣蒼。而其足與荆川震川相伯仲者。尤在一潔字。自昔操觚之士。人欲名家。其議論才情。或不無作者之意。然而拖泥帶水。瓦礫雜投。往往瑜不勝瑕。醇不勝駁。于是有堆垛之弊。有裝飾之弊。有畫蛇添足之弊。有疊床架屋之弊。有買菜求益之弊。有外強中乾之弊。有零星補湊前

後不相貫注之弊。此非不欲潔。不能潔也。潔之根柢在心。心地不清。穢氣滿紙。于何而能潔耶。潔之本領在骨。骨力不峭。濁氣薰蒸。又于何而能潔耶。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太史公所以能潔者。以其縱覽天下名山大川。胸中無一點塵氣。故落筆疎宕。擅絕千古。然老泉尚嫌其因襲。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以未盡潔議之。甚矣潔之難言也。蓋文至于潔。而文之妙不可勝用矣。唐荆川博極羣書。其所著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武編。何所不有。而見之文字者。清真峭拔。不染一塵。歸震川之文。推為有明第一。然荒江老屋

獨往獨來。能與王李薰天之焰抗衡角勝者。唯在淘
洗乾淨得司馬子長之潔而已。先生生當斯文絕續
之餘。古調自彈。抗懷獨立。不阿世好不昵時腥。竊以
爲先生之心與先生之骨可謂潔矣。

清初之士。魏勺庭長於文。而短於詩。王阮亭長於詩。
而短於文。兼之者唯朱竹垞乎。松心日錄云。國初古
文諸家。余尤嗜魏冰叔。朱竹垞兩先生之文。冰叔之
文多論議。竹垞之文多考證。冰叔之文肆多於醇。竹
垞之文醇多於肆。而其爲言有序。言有物。則一也。
清初之文。如雪苑湛園鈍翁竹垞諸子。各成一家。而

余尤推魏叔子爲第一。叔子之文。雄奇變幻。時出高
論。凌厲古人。其精悍不減老蘇。而往復嗚咽。兼有廬
陵風度。雖求之前明三百年間。亦不多見其比。
勺庭宗子發文集序。足見其平生得力處。其略曰。吾
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
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
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
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
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
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

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竝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口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辨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采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

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

叔子論文語散見於日錄中。今又抄出之。曰。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不還。則勢直氣泄。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顧盼。此嗚咽頓挫所從出也。又曰。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繳應起處者。有竟不顧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反罵破通篇大意。

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曰。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駐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沉鬱之意。生辟如駿馬下阪。雖疾驅如飛。而四蹄著石處。步步有力。若驚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為轉。以起為轉者。以起為轉。轉之能事盡矣。又曰。善作文者。有窺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見識。却不去論古人自己馮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事作證。蓋發已論。則識愈奇。證古

事。則議愈確。此翻舊為新之法。蘇氏多用之。又曰。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為古人子孫。不可為古人奴婢。蓋為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為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又曰。古文之妙。在瘦勁轉。孫月峯專取淨鍊。蓋鍊而不淨。則組織之華。非金鐵之剛也。不瘦。則不得勁。轉而不勁。則氣流便。所謂瘦非寒儉也。物之華美。莫過金玉。然石肥玉瘦。銅錫肥而金瘦。惟瘦瘦故重重。故貴知瘦之不妨華美。則知華美不瘦之不足重。又曰。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如上下段本不相干。稍為貫串。便成一氣。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如

倒置前後。改易字句。便別成一種格調。是也。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原本說寒。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深味此法。於自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又曰。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如言依忠孝語。關治亂。以真心朴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悖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着想。着力。而日冀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

冰叔遭甲申之變。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起義兵。勤王。而李賊旋殄滅。遂不果。明亡不仕。被徵。以疾辭。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冰叔絮被蒙頭。卧稱疾篤。竟得放歸。可謂全節之士矣。

明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爲大倉學官。翊辭不就。語入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叔子論之曰。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旣已更歷三朝。身逢聖賢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污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邵青門爲叔子作傳。特舉此論云。蘆儻自謂歟。余觀叔子之出處。終不愧於龔翊。且叔子有經綸才。處事精詳。志在於用世。而不肯自污。是尤可尚也。

勻庭論事無輒近迂腐之弊。可謂後傑矣。後人或弗
 察。遂謂為策士之文。恐勻庭不甘受此目也。觀其弟
 和公所紀曰。勻庭於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
 間。勻庭批卻導窾。令人心開。或問其故。勻庭曰。吾每
 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注。然後言
 之。可見勻庭平生言行。不為機變之巧也。但其論議
 不肯貌襲道學家之言。所以知時務。適實用。豈可遽
 以策士視之哉。

續文話卷五

續文話卷五

王司馬與孫同津藩齋藤謙有終著文。罕善為
 汪茗文賦性狹隘。自信太過。於侯魏諸子之文。無所
 假借。要之文中之狷者耳。故其文雅潔。不失矩矱。得
 與侯魏諸家隱然為一敵國也。
 邵青門序三家文鈔云。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
 以力勝。汪氏以法勝。四庫全書提要論三子謂。侯才
 人之文。魏策士之文。汪儒者之文。
 鮑翁薛大武畫山水記云。予因語大武曰。士大夫不
 復以筆墨相尚久矣。惟王貽上之詩。吾子之畫。及僕

之文章。庶幾可相頡頏。此雖戲言。亦未可謂之夸且謾也。其末以太武比李伯時。文與可。而自比子瞻。又與金秀才書云。以文士比麒麟鳳凰。而曰。異時國家修文偃武。求所謂禎祥之符。以潤色太平。若麒麟鳳凰者。非吾與足下而誰。其自許如此。鈍翁納涼絕句云。衡門兩版掩松風。葵扇桃笙偃仰中。就與孫劉相關絕。不過令我老三公。可見此老倔強矣。文淵軒雜錄自註太強。然其語予之文。王阮亭居易錄云。同年汪琬狂狷多忤交友。罕善終者。雖予以至誠交之。亦不免其齟齬。予終不較也。海

內知交甚多。至議論有根柢。終推此君。阮亭雖受堯峰之齟齬。而推服如此。二百七十餘年其文章。堯峰雖多忤人。至於詩。獨不敢當於阮亭。當時王汪有齊名之目。堯峰有詩云。恥居王後吾何敢。願作雲龍上下隨。亦見其虛心。魏勺庭江天一傳。號為傑作。堯峰亦作天一傳。文尤雅潔。足並傳矣。鈍翁作文大意。載荅陳萬公書中。曰。大家之有法。猶奕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如句

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辟諸驅鳥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歛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叱延而不露其首尾。蓋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章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而受之。

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岳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侘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鈍翁之文祖廬陵。而禰震川然別出機軸。不肯許人。之比已廬陵震川。其與梁曰緝論類稿書云。凡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

也。古今人雖不相及。然而學問本末莫不各有所會。心與其所得力者。卽父子兄弟猶不相假借。而况廬陵震川乎。以某之文上視二君子。其氣力之厚薄。議論之醇疵。句法之工拙。固已大區絕矣。至其得力會心之所在。可以自喻。不可以語人。亦豈能驅之。使盡同古人邪。某嘗自評其文。蓋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者也。假使拘拘步趨如一手模印。辟諸輿臺阜隸。且不堪爲古人臣妾矣。况敢與之揖讓進退乎。姜西溟亦善文。與朱竹垞計改亭同時相親善。余嘗觀其湛園未定稿六卷。有與友人書云。前年在金閶。

與計不甫草往還。甫草曰。爲文成。必命僕檢定。信使反覆。再四不倦。僕感激其誠。亦時有異同。不復更存形迹。嘗作友說贈之。述所以欲相扶而同進於古人之意。西溟精於文法。檢定人之文如此。其自斟酌刪改用工夫之深可知矣。故韓荻序其集云。一句字之未安。不輕出也。久之自定其古文若干首。猶名之曰未定稿。余以爲西溟之不敢自定。乃其所以精於文法也。世之鹵莽滅裂。篇章纍纍。自以爲豪者。何曾知文法。

湛園爲人耿介潔直。與世寡偶。其文亦如其爲人。其

寄鄧參政書云。某不肖。不能自彫琢爲文。脂韋滑管。以投時好。顧獨喜爲古文辭。間取古人希夷淡漠之旨。泊然而無味者。閉戶絃歌之。以自排比。成文章。用自娛樂。業與營營者背馳。兼稟性迂拙。不善隨時俯仰。又絕不喜陰賊讒佞之習。見人若此。卽拂衣起去。不問貴賤。而今世正多此輩。觸手呈足。動成齟齬。自計此生。當屏之深山。長與木石爲侶。猶復不自禁。時時出遊南北間。以不合時宜之人。挾其泊然無味之文。輿服不足以動人。丰采不足以驚衆。積毀竦誦。日引月長。是以踵接貴人之門。望闈趨起。無由自進。宜

其遊而困。困而無所告訴。以至於斯也。觀此篇。則足知其爲人與文矣。

韓荻序中有云。先生孤詣入微。而用心益細也。其意直追古作者上下。惟恐有豪釐缺漏未滿之意。其取精可謂奢而亦已貪矣。造物之所予不能兩有。而於才名尤靳焉。成此虧彼。其窮故宜。此言亦足知湛園之文與爲人矣。湛園惟如此。故其文雖佳。而名不甚顯爾。

姜西溟嘗謂方靈皋云。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然西溟不遇。無所見其事業。徒以文顯

而已。士之如是而止者何限。悲夫。

松心日錄云。朝宗文以氣勝。叔子文以力勝。鈍翁文以法勝。竹垞文以學勝。四先生而外。求足以方駕者。其姜西溟邵青門乎。

青門文有麓稿。旅稿。賸稿。三編。蓋賸稿爲尤勝。宋漫堂云。子湘之文。立言必依於道。醇而肆。簡潔而雄深。大較英爽。颯發。不如朝宗。而根柢勝之。明切善議論。不如叔子。而春容勝之。

子湘叙事尤工。如房景春阮之鈿合傳。閻典史傳諸篇。嶽寄雄俊。論者以爲五百年無此作者矣。

青門與魏叔子論文書。可見其所志其略云。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斷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此讀書之漸也。涵泳道德之塗。蓄畬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管。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也。投贄干謁。蠅附螳。營惡其氣也。應酬鞅鞅。諛墓攫金。撓吾氣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

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叙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曠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道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驚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謂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初也。吾得其所謂至變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

李穆堂為文原本經史。宏博淵邃。蓋一名家也。余未多見其文。俟異日評之。

黃石牧之文尚瑰麗。於清人中。別出一機軸。戊子之秋。祇役在江戶。適過機舟齋。得見其唐堂集。乞以還。匆匆一閱。不暇鈔錄。姑舉小品一篇。以存梗槩也。園送春詩序云。歲在癸未。三月之晦。同人集於也園。賦詩以送春。客酌而答曰。送春禮乎。曰無之。聞之。月令迎春東郊。春可迎也。亦可送也。堯典之命曰。寅饑納。日日可饑也。春亦可送也。客曰。其來何自。其去何之。其交代何所。何不見其回首焉。駐足焉。眷戀而踟躕。

焉。何東皇之少情。而何爲乎送諸。曰。吾非送天之春也。送吾之春也。爾。天之春往過來續。無有窮紀。我之春歲逝而歲滅。自孩笑以至於今。其爲春也多矣。學問之未積。功業之未樹。道德不彰於身。膂力不庸於國。而分寸之陰駒過電滅。不爲我少留。春若曰。吾之視爾。不爲不勤矣。否除而泰乘。復來而剝往。歲有長月。有進。日有益。吾一年而一至。而改觀者多矣。而爾晝然如故也。狎至者褻。習見者厭。將去恐不速。奚戀之有。嗚呼。春之去我。非愁也。可因是以惕吾志。而迫吾程。不則忽忽爾。芑芑爾。蟪蛄爾。蟋蟀爾。客曰。思深

哉。其非流連光景之謂。曰。抑有進焉。夸父逐日。而魯陽揮。猶之無益耳。沂水舞雩之春。至今不去也。此一時遊戲之作。非其至者。然亦足以見其用字之法矣。方望溪號爲文章大家。萬喙一聲。蓋學術醇正。以道德自任故也。平生不甚欲以文自顯。嘗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爲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概乎必有得於身矣。其篤學虛謙如此。所以號爲大家也。望溪於文。常言義法。爾後文士皆倣之。望溪之言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

具焉。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望溪讀經讀史之作。皆多發明所謂言有物也。學者不可不讀。

望溪言義法必稱左史。班固以下不取。至唐宋之文。獨稱退之而不取子厚。論永叔介甫云。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真。而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論明歸震川云。於所謂有序者。蓋屢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其論高如此。望溪之文極簡潔。與程若韓書云。文未有繁而能工

者。如剪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其所尚可知也。

望溪書左光斗黃道周逸事。並足補史傳。左黃二公皆明末大賢。余平生所欽慕焉。而左公事尤烈。錄以振懦士之志。其略曰。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唯此生耳。及左公下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闕防

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篋。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頰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眵。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

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數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閣部精忠義烈。與宋文信國媲美。於異代。誰知左忠毅鑄成之。余讀此篇。至二公之遭遇。爲之慨然者久之。

沈廷芳序望溪集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昔聖之旨弗宜。其義峻遠。其法謹

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是雖門人之言。未爲過譽也。

姚鼐惜抱軒集云。劉大櫟字才甫。號海峰。江南桐城人。生而好學。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見海峰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吾同里劉大櫟。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峰。望溪平生慎許可。而今推海峰如此。知海峰爲名手也。其集未傳播於我邦。以不得見爲恨。旣而得憚敬大雲山房集。其中有云。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再傳爲劉海峰。變而爲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

而爲姚姬傳。變而爲淵雅。其格在海峰之上焉。較之靈皋則遜矣。觀此乃知姬傳不若望溪。海峰不若姬傳。而望溪以海峰爲勝已者。蓋獎後進之言。未可甚信也。

姚姬傳與袁子才並時齊名。蓋子才之文肆。姬傳之文醇。文格則勝之才力則不及遠矣。

袁子才之文。才思全湧。筆鋒犀利。能道人所不能言。余謂子才之文酷似錢牧齋。而局法之鍊。字句之奇。牧齋當避三舍矣。

子才論文諸詩。可見其作文之法。崇意云。意如主人。

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精思云。文不加點。興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博習云。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主聲。用筆云。能剛能柔。忽歛忽縱。筆豈能然。惟吾所用。數語實得腰領。余觀隨園文。不負其所言。

子才行近無檢。而文則有檢矣。世之子弟喜隨園者。多學其行。而文則不能學焉。

隨園從姚燧入手。而歸於介甫。而才鋒無前。無微不達。故文甚有檢則。而縱橫無不如意矣。

嚴師言曰。我朝文集法度謹嚴。邊幅修整。不乏其人。

若夫海涵地負。風起雲飛。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可稱曠世文豪者。惟寧都雪苑穆堂隨園四人。

隨園有答友人論文三書。皆足知其作文之法。其第一書中有云。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及。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味沒而藻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同冗。又復作時藝。或科名。如康崑崙。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

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扭于履襪。以自清。過矣。由此觀之。隨園之文。以潔爲體。未嘗履襪。人皆見其肆。而疑其襪者非矣。清人多喜攷據之學。往往瑣屑爲不急之察。名雖曰窮經。而其實不濟用。隨園力排之。散見集中。其答惠定宇書有云。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躡轡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抵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卽如說關雎。鄙意以爲

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官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卽清廟。卽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介者乎。一闕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謬之才。後先尊杏。擾擾何休。敢再拾其藩。以吾附益之乎。隨園之後。推憚子居爲第一。其文得力於先秦。佗黃弟白葦平弱爲文者。而比之。何啻嫫母之於毛嬙。

子居三代因革論。項羽都彭城論等篇。文辭雄厚。足見其氣。而集首載通例。極講古法。又見其矜慎不苟。張維屏曰。國朝古文論者。多推望溪方氏。前于方氏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朱彝尊。邵長蘅。諸家。後于方氏者。有劉大櫟。袁枚。朱仕琤。魯九皋。彭紹升。姚鼐。諸家。就諸家而論。愚以爲文氣之奇。推魏叔子。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間。則惲子居也。諸家爲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皆得力於史記。然世人貴遠而賤近。推魏叔子。或以爲偏嗜矣。至推惲子居。或且以爲阿

好。雖然。文章公器。願與知者共審之。余於清氏諸家。尤重勺庭。推爲第一。旣而得子居。私喜其爲流亞。亦或以爲偏嗜阿好。今張氏之言如此。余則不孤矣。

續文話卷六
公器願與以在共審之今人書尺語者
亦以爲法。善者以爲法。否者以爲戒。皆有益於已。論文
亦然。必推勘到底。明知其得失。而取舍之。是非好臧
否人。亦求益於已也。余既論前人之文。多舉其所得
而其失者。亦得不舉。以爲戒乎。
清人大率以考據爲學。所見不能遠大。又以此爲文
章。與古人明道立言相去遠矣。蓋考據亦學之不可
廢者也。比之空言無當者。雖如有勝焉。其所得終不
深已。

續文話卷七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凡論人。善者以爲法。否者以爲戒。皆有益於已。論文
亦然。必推勘到底。明知其得失。而取舍之。是非好臧
否人。亦求益於已也。余既論前人之文。多舉其所得
而其失者。亦得不舉。以爲戒乎。
清人大率以考據爲學。所見不能遠大。又以此爲文
章。與古人明道立言相去遠矣。蓋考據亦學之不可
廢者也。比之空言無當者。雖如有勝焉。其所得終不
深已。

清人多祖南豐而禰震川步趨甚窘邊幅甚狹南豐震川別自有妙處而不能學焉是以其文淡而可厭平穩而不能動人夫文不能動人亦無用也清人之學主考據其意在實用而終成無用不亦異乎藻飾之文失於有餘洗鍊之文失於不足其失不同而其不能動人一也孔子取辭達而又譏言之無文由此觀之摸擬家語考據家語並失聖賢爲文之旨袁隨園覆家實堂書曰去冬在杭州見朱石君侍郎蒙其推許云古文有十弊惟隨園能掃而空之余問其目曰談心論性頗似宋人語錄一弊也排詞偶語

學六朝靡曼二弊也記序不知體制傳志如寫帳簿三弊也優孟衣冠摩秦仿漢四弊也謹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五弊也餽釘成語死氣滿紙六弊也措詞率易頗類應酬尺牘七弊也窘于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可厭且受不住八弊也平弱敷衍襲時文調九弊也鈞章棘句以艱深文其淺陋十弊也余笑答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驚問余曰徵書數典瑣細零星誤以注疏爲古文一弊也馳騁雜亂自夸氣力目作粗才二弊也尚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詢曰寫說文篆隸教人難識字古

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覺大笑。余謂朱氏所舉諸弊，從前所多有者也。隨園所論三弊，明季以來始有之。意弊至此，不幾文之亡耶？任兆麟字文田，錢竹汀門下之士也。余觀其有竹居集，卷首載本朝家數：魏禧、顧炎武、侯方域、汪琬、姜宸英、朱彝尊、邵長蘅、方苞、藍鼎元，併已為十家。其文援引滿紙，如讀抄書，所謂以注疏為古文者也。視之侯魏諸家，無能為役，乃敢欲與之抗衡，顏不亦厚乎？袁隨園之文，世好之者衆，余亦心折久矣。然愛而知其惡，論則公平。隨園論十弊似矣。至其所自作，亦不

勝其弊。張維屏云：子才賦性通脫，又恃其才名，遂於世間蕩心佚志之事，往往為之，助其談而揚其波，使後進之士或相率效尤。未學其才能，先學其放蕩，漸至長其浮薄，甚且習於惰淫，其弊亦非細故也。子才之文，筆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蘊結，然議論太蕩，供多不可訓者。張維屏云：子才之文，爽健近於肆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肆也。且好為可喜可愕，以動人目。其流弊將入小說家。子才論魏徵，謂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

交相籠絡以成名也。余謂太宗君臣之間雖不能盡以誠而未至如此之甚。要之三代以下所希有者也。子才論甚酷。是塞人爲善。其於世無益而有損。不作可也。又其論張巡殺妾。唐介劾宰相。痛詆不遺餘力。其他於正人君子每有不滿之詞。蓋子才爲人淫佚不喜正。故不自覺其論之入邪耳。

湖海詩傳譏子才神道碑墓誌銘紀事多失實。并有與諸人家狀不合者。且如朱軾岳鍾琪李紱。表曰修其文皆有聲有色。然詢之諸家後裔皆云未嘗請乞。蓋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爲志傳以驚爆時人。

耳目也。信如此言。子才之文輕薄亦甚。烏足取信於後世哉。
清人號爲得文體之正者。唯堯峰望溪。而皆不能震盪一世。蓋二人法有餘而才不足也。望溪所得比堯峰更深。但其不能超超空行一也。惲子居云。本朝自汪堯峰姜湛園邵青門諸君子引有明以來數人爲正宗。修飾邊幅。選言擇貌。桐城方靈皋雖高識冠流。厚力企古。而波瀾鋒鏑未饜聰明。於是矜奇務博者起而摧之。如褒衣博帶之儒。舉動繩尺不能制遊俠之亂禁。貨殖之多蓄而能言之士。範於軌物者。益亦

鮮矣。
錢大昕痛詆望溪。不直一文錢。錢學務該博。其詆望溪。劉貢父所謂歐九不讀書之說。已未足病望溪也。然子居所謂不能制貨殖之多畜者。則有之。是亦望溪之才不足也。

袁隨園云。望溪之文。前輩抗董浦。近今錢辛楣痛詆之。獨余不以為然。何也。望溪為古文正宗。此是不祧之論。然而才力薄。試觀望溪可能喫得住一箇大題目否。可能叙得一二大名臣真豪傑否。可能上得萬言書。痛陳利弊否。故謂望溪不可毀。亦不可尊。毀之言

者。其文必粗。尊之者。其文必弱。是真持平之論。亦可服望溪之心。

望溪少善古文。李安溪見其文。嘆以為韓歐復出。後在京師。與萬李野遊。李野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八大家中。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望溪於是輟古文之學。不講而盡力於經學焉。蓋清人所云經學。不過訓詁度數之間。望溪所得。亦不甚深。以此換古文之學。欲益反損也。徐斐然曰。嗚呼。望溪其亦幸而遇萬先生。得與毛齊于閩。百詩諸人分道而

揚鑣也。其亦不幸而遇萬先生。未能與韓蘇歐曾諸公並駕而齊驅也。是深為望溪惜也。余謂亡論毛閻諸子。且以馬鄭諸子來比韓歐諸公。其所得孰大孰小。孰深孰淺。不俟辨矣。

胡介社侯朝宗傳論云。長洲汪茗文。琬操繩尺。衡量諸家。失之過嚴。去取多未順人意。其自著類稿。亦多可議者。余謂堯峰賦性狷介。恒不滿人。亦恒不滿於人。朱竹垞與堯峰善。猶且譏其少可多怪。至閻潛邱。培擊不遺餘力。似有宿世之怨者。

閻百詩云。鈍翁文略一披閱。竟同爵蠟。無餘味。又云。

憶昔與鈍翁。辯喪禮。初盛氣詆我。及重刻稿出。盡改以從我。其餘譏鈍翁者。滿劄記中。雖輕薄之甚。頗多中窳者。

閻百詩以為鈍翁之文。不但不及叔子。并其同儕中葉子吉。方藹亦不及。橫得重名。非進賢冠。及蘇州人之力乎。為之憤絕。百詩之譏鈍翁。亦太甚。子吉之文。余未見之。不知與鈍翁如何。至與叔子較優劣。余竊以百詩之言為當。

杭董浦云。堯峰襲疏家郭郭。塗飾文集。欲以欺世之。不窮經不讀古書者。此蓋謂喪服考異等篇也。閻百

詩等又有異論。如是乎著述之難也。
徐斐然曰：堯峰云：吾文從歐入，不從歐出。蓋自以為
希風在史遷也。愚謂：漢以後之文，歐公得史遷之逸
致，而明之震川亦頗得太史公之風神。脉理焉。蓋堯
峰之文，從震川入手，而上溯六一翁。然震川之文，淡
中神味無窮。堯峰不能如其淡，亦不能如其神味。六
一之文，夷猶頓宕，自在中流。堯峰亦步亦趨，而矜心
作意，惟恐失之。此其大較也。

閻百詩曰：魏叔子歙縣程君墓表首云：程氏出周程
伯休父，後東晉元譚由廣平持節守新安，有善政，不
覺大駭。太守安得有持節事？因攷晉書職官志，文獻
通考並云：持節有三。上曰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中曰
持節，得殺無官位人。下曰假節，惟行軍得殺犯令者。
至太守持節，乃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
史，方加號持節。然則刺史方持節，太守斷斷無之。太
子太傅是官，非爵也。爵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謂。汪
茗文謂：爵至太子太傅，豈不可笑之至耶？凡操筆者
須先考朝章典故。汪魏皆名家，遺此刺議，我邦文士
蹈此誤者尤衆，不可不戒也。
清初之文，余推魏叔子為第一。然馮山公議之云：寧

都文有議論好而失考據筆精利而少斡旋又云其
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病亦在此波折太過繆戾
叢生此言切中其病好魏文者不可不知
侯朝宗嘗遊吳下將刻集集中卒未脫稿者一夕補
綴立就雖可見其才之豪而不能免苟且之譏或以
為朝宗本領淺薄不亦宜乎

魏勺庭曰予每讀朝宗文如當勅敵驚心動色目睛
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本領淺薄少有當于古立
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實而才氣奔逸時有往
而不返之處余讀朝宗文一閱之覺豪氣壓人及再

閱之稍覺減色是才有餘而學不足故也叔子之言
頗中其病其曰以朝宗之學而為朝宗之文而
朝宗文任氣太過病在叫囂計甫草曰朝宗文如以
石激水便為波折差之風水相遇之致耳甫草所論
亦任氣之過也

余讀李武曾秋錦山房集其中有云自頃文章當絕
續之會一二恃才者出或以數十年所欲為之文而
成於數日夜用以術示於人人亦以此爭多之或以
山林遺逸不能絕意於干謁而挾其文以自豪於公
卿之間彼既不知所以自重而支離瑣鄙稗官小說

之餘皆雜取而用之。今其書具存，其可謂有合於古之立言者否邪？然此一人者既死，而大江南北翕然宗之，且作一文，暮從而刻之，暮作一文，旦又從而刻之，又自以其意互為評定，而群號為大家，譬諸倚門之女，爭妍取憐，觀者至不可甲乙，而其人猶相競而不已。嗚呼！古之文以載道，今之文乃不惟無當於道，而其雷同附麗之習，中於人心，相率以為故常，而不之怪。此有識之士所以執筆而三嘆也。此言蓋皆有所指也。其曰以數十年所欲為之文，而成於數日夜者，豈謂侯方域歟？集中又有論文口號，其一曰于

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蕭瑟轉欷歔，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補齊諧志怪書，據此則其曰支離鄙瑣稗官小說之餘，雜取而用之者，謂王猷定也。二人皆名手，纔有此等事，則不免譏焉。實為吾輩之炯戒。

汪鈍翁跋王于一遺集云：小說家與史家異。古文辭之有傳也，記事也。此即史家之體也。前代之文，有近於小說者，蓋自柳子厚始。如河間李赤二傳，謫龍說之屬，皆然。然子厚文氣高潔，故猶未覺其流宕也。至於今日，則遂以小說為古文辭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夫以小說為古文辭，其得謂

之雅馴乎。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為俗學而已矣。夜與武曾論朝宗馬伶傳于一湯琵琶傳不勝歎息。遂書此語於後。馬伶湯琵琶二傳甚悅人耳目。余亦嘗喜之。既而覺其類虞初體，不敢復讀。堯峰雅俗之辨甚確。

惲子居上曹儷筆書言近世文弊盡之錄以為炯戒。曰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為容。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崇震川本朝之雪苑庭堯崑諸君子世俗推

為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原本。豈妄為此論邪。蓋遵崇震川常有意為古文者也。有意為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于所為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為之。依附其體而為之。則為支。為敝。為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崇之文瞻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為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

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眦于遵嵩而銳過之。其病徵于三蘇氏。堯峰之失。眦于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于歐陽文忠。震川遵嵩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庫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

子居云。文八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遜焉。余觀子居歷詆前人。悉中其要害。及觀其自運。則未能過於雪苑勺庭等。况於遵嵩震川輩乎。余未見朱梅崖之文。蓋學昌黎者也。子居又嘗云。韓公天質近聖賢豪傑。而爲文從諸經諸子入。故用意深博。下筆奧衍精醇。梅崖止文人而爲文。又從韓公入。故詞甚古。意甚今。求鍊則傷格。求道則傷調。自皇甫持正李南紀孫可之以後。學韓者皆犯之。然其法度之正。聲氣之雅。較之破度敗律。以爲新奇者。已如負青天而下視矣。據子居此言。則知梅崖亦一名家。與子居頡頏者也。子居譏梅崖以爲文人而爲文。詞甚古。意甚今。然余觀

子居之文亦未能免此譏也。明氏一代之文潛溪失於漫。正學失於麤。遵巖荆川失於冗。如震川之文號為三百年第一亦不為無失。失在於枯淡。故方望溪許其有序而不許其有物。袁子才亦曰。熙甫襲取廬陵俯仰揖讓之態。頗饒神韻。未可全非。其病如望溪才薄亦由科名太遲。為時文所累使然。由此觀之。文章之難自古而然。不獨近代也。文章之失不特近人有之。如震川遵巖亦皆不免焉。等而上之。唐宋八家又等而上之。左史諸子雖異於

後人之失亦不能各無其病。學者宜慎避之。魏叔子云。讀左史則欲去其誣濫不經。唐宋大家則欲去其偏見危言。與文士之蹊徑。才人之氣習。夫非以求勝古人也。後之學者必有以勝古人而後古人可學而至。故曰。智過其師乃能如師。卑卑而守之。循循而做之。雖聲實竝至。其去古人則已遠矣。又云。吾聞史記為太史公未成之書。使太史公而在當必更有改定。安見韓蘇諸公于其文遂謂一成不可易也。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

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乎吾一人之身。其尚可以爲
久乎哉。云云。退之潮州謝表。介甫子固論楊雄。明允
論樊噲。永叔論狄青。既皆有害其生平。而東坡於西
伯受命改元之事。論武王引以爲據。論周公則闢其
謬妄。諫用兵書以唐太宗之征高麗爲戒。爲策斷。則
據以爲可法。明允上仁宗書。極言任子之不可。於文
丞相書。又言減任子非是。子由策民事。欲行國服。論
青苗。則極言官貸之害。夫理明者。辭必簡。議論多。則
意見亂。而自相牴牾者。必甚。是以三蘇氏之論古今
爲獨絕。而議論之失平。亦蘇氏最多。叔子之論並中。

諸子之病。其鉅眼大膽可喜也。
叔子雜說。又論唐宋八大家文。云退之如崇山大海。
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
平遠。春谷倩麗。園亭林沼。悉可圖畫。其奏劄。樸健剴
切。終帶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
理事。誰敢不承。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爲清渠。瀦
爲池沼。子由如晴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瓌
娜而下。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豁刻不近人情。
子固如陂澤春漲。雖滂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叙
乃特緊嚴。然諸家亦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

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醜圖矣。又云。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行。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梗。老泉易失之粗豪。終愈于他家也。叔子之言。切中肯綮。瑕瑜不相掩。學八家者。當先知之。舍其瑕而取其瑜可矣。

叔子又論老蘇。上田樞密書云。豪邁足賞。然自占地步。峻峭逼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為進干求知之事。而又為傲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備。而近

世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

大蘇作文任才。尤多謬誤。如赤壁賦。月徘徊斗牛之間。天官家議其違纏度。客有吹洞簫者。考據家議其器久亡。一篇中乖事實者。猶如此。其他可知。

蘇東坡二疏。贊曰。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揚。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洪容齋云。以其時考之。元康二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

年揚憚諫方二疏去時三人固無恙也方王學嚴陵
圖詩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可倚世傳誦
以為知言然魏句庭云此亦少年聰明語耳按帝徵
光不屈在建武五年而廢郭后在建武十七年相後
蓋十二年矣且帝於后此時未有纖芥子陵不卜筮
安得豫以十二年後之事而薄帝於十二年之前耶
二子之文皆議論好而失考據不免後人刺譏是尚
足傳信乎

茅鹿門尤尊八家者也然其言猶有不滿者於韓公
議其不得史漢序事法於柳州議其多沿六朝之遺

於南豐議其光敏不外燦於蘇氏兄弟議其乏結構
剪裁是可謂不阿其所好者矣要之八家為文章正
宗後世遵之者弱宗之者妄如近世杭董浦之言故
學八家者須捨其短而取其長學其格法而不襲其
辭意庶免弱與妄之譏歟

顧寧人曰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
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
祭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寧人之論雖過
酷而未嘗為不中理文之無關世道人心者固宜不
作而文人好弄筆墨街作狡獪果何益哉

模擬之文。袁徐奇袁之文。並不從世道人心起。見是特戲耳。不算爲文章矣。

文章之所以難者。何也。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故文字之能立於世。皆其人行能卓然者也。若徒學其文。而不學其人。豈其可耶。

人能卓然有所立於其中。而後氣充溢焉。氣充溢焉。而後言語文字不可磨滅矣。夫氣者。蓄於方寸之中。而塞於天地之間。而著於千萬歲之下。然欲驗其跡。

必借言語文字而後見之。言語文字赫然涉千萬歲而不蝕。必以其有浩然傑然之氣也。故言語文字末也。氣爲之本矣。但氣之所以浩然傑然者。又以其能卓然有所立於其中也。已。

老之高古。屈之感憤。莊列之荒唐。荀卿之濶大。韓非之峭深。孫吳之簡切。賈誼鼂錯之慷慨。董仲舒劉向之爾雅。皆卓然有所立於其中。故能有斯氣。而後有斯文也。但諸子之文。各陷一偏。蓋其人或君子。或豪傑。故氣不得不偏。言不得不雜。或流爲異端。唯聖賢者。君子而豪傑。其氣正大光明。而言亦正大光明。愈

遠而愈著。所以為萬世之標準也。
賈誼晁錯之文。有豪傑氣象。黃仲舒劉向之文。有君子氣象。唯退之永叔。殆庶君子豪傑之氣。其人雖未若古之聖賢。其文則庶幾矣。
六經語孟道之與文。並至者也。如法言山說道之與文。並未至。而擬其面目。非僭則妄矣。唯韓子原道師說等篇。議論文字。並為絕頂。三代以下。所絕無而僅有。論者以為與六經相表裏。信不誣也。
韓子論文云。所謂文者。必有諸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又云。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

無絕其源。未嘗裂道與文為三也。或疑韓子不足於道。非知韓子者矣。近世錢大昕有詩云。韓子文皆從道出。溫公事可對人言。是誠為篤論。
文必原本經術。故韓子曰。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且所謂約六經之旨者。不止作文之說也。治經之法。亦當如是。唯能約經旨。故不拘章句。不泥訓詁。施而行之。無所窒礙。是信為通儒全才。若夫拘束執滯。泥其跡而不得其情。知其常而不達其變。欲資章甫而適越。舞干羽以却虜。此迂儒老生之所以無益於人國也。
沈叔園云。書曰。辭尚體要。文中子以為學必貫乎道。

而後能文。夫道在天地間，彌綸無際，而極乎纖微，其義蘊則六經四子之書固無不包舉矣。故不通經，則不能文。文不出入於經，徒文焉耳。安能本乎道而得其體要哉？自孟子以來，得語於此者，在漢惟賈誼、董仲舒、揚雄，在唐惟韓退之，在宋惟歐陽永叔、曾子固，在明惟歸熙甫。其他之以文名者，雖代各有入，然皆不足與數子爭雄長。沈氏之所舉，未盡得其人。然言文本乎道，確不可易也。

言正。故韓子入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氣振者，又不求而至。唯氣莫振於忠義，故如劉蕡對策、胡銓封事，皆足刮人目。二子文才固不望於韓、歐，後塵而二篇之文，萬世不磨，豈非忠義之氣使然乎？胡澹菴請斬秦檜封事，磊磊落落，足快萬世人心。再求如此者，前於澹菴，漢有張儉之奏侯覽、審忠之彈朱瑀，張鈞之請斬十常侍，唐有柳伉之請斬程元振，後於澹菴，宋有文天祥之請誅董宋臣，明有楊繼盛之劾嚴嵩父子，楊漣之劾魏忠賢，並激烈憤切，足以懾服群姦之心。是亦忠義之氣發為文章者矣。

文涉俳偶者。氣象萎苶不足觀焉。唯駱賓王之檄。陸
宣公之疏。一氣行之。如行雲流水。讀之不覺其俳。乃
知文以氣為主。而氣又以忠義爲烈。不必關俳散之
別也。

經世之文。漢有賈山至言。賈誼治安策。晁錯言兵事
書。主父偃諫伐匈奴書。董仲舒天人策。路溫舒尚德
緩刑書。趙充國屯田策。諸葛亮出師二表。晉有郭欽
請徙雜胡疏。及江統徙戎論。北周有蘇綽政事六條
唐有魏徵十思十漸。姚崇十事要說。陸贄上德宗諾
疏。韓愈佛骨表。淮西事宜。杜牧戰論。守論。罪言。五代

有王朴平邊策。宋有范仲淹攻守戰備策。蘇洵審敵
蘇軾諸策。上神宗書。李綱上徽欽高三宗奏議。陳亮
上孝宗書。中興五論。皆有關於社稷生民。非徒作者
如我朝三善清行意見封事。比之諸子。亦無愧色。並
宇宙間不可磨滅者矣。

長沙策云。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
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醜髒也。釋斤斧之用。而欲
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齊北。勢
不可也。後人因此數語。疑長沙爲申商術。余謂長沙
論體貌大臣。藹然有三代典刑。且論禮與法之別云。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政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因痛斥秦之苛法。猶是洙泗遺旨。何曾雜於申商。但當時諸侯越制踰度。勢將謀反。故其說如此。不得已之言已。如崔寔政論。蘇洵審勢。一意尚殺。以爲不如是。則法不行。主不尊。是真申商之術耳。與長沙說有天淵之別。

秦漢以來。至宋諸大儒出。誠意正心之學舍而不講。千有餘年矣。其間有一二豪傑之士。能見及之。如董仲舒對武帝策所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及韓退

之原道引大學條目。以排二氏。可謂鳳鳴朝陽矣。然二子生遭文明之世。學究天人。其見及之。猶不足異。獨蘇綽生長濁亂之世。及其一出。佐宇文氏。陳論政事六條。其一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

以治心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忠信，躬行禮讓。

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此條實得孔孟正旨。其餘五條曰：敦教化，曰盡地利，曰擢賢良，曰卹獄訟，曰均賦役，皆切當時務，能使宇文氏施之，以致小康。以至子孫富強力能平強齊蓋，亦不可謂非綽之遺謀。當時人稱綽為王佐才，宜矣。而治心之論卓絕千古，是尤可貴爾。

樊川罪言論天下兵上策莫如自治，可謂要言不煩矣。余嘗謂秦內務耕織，外務戰鬥，不如六國般樂怠。

教恃游士口舌以自安亦可謂能自治矣。故力能并天下。但其所以治者非是。故一傳而亡。夫以秦之暴。猶且以自治并天下矣。况以仁義道德自治者乎。樊川之言不止為當時之務而已。

古今奏議以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為第一。二公皆遭昏主不得行其志。千載之下使人腐心。但德宗雖昏闇。從宣公之言者亦過半矣。如致高二君。加以懦弱。雖心善忠定。而畏金人如虎。終為奸佞之言所奪。忠定之議一不得施行。余每讀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未嘗不廢卷長歎。

李忠定忠義智勇為當世第一。兼明兵事。其乞修軍政。教車戰。造戰船。募水軍等劄子。皆瞭然如視掌。當時用之皆有功效。非膠柱鼓瑟者之比。宋代名臣可比忠定者。唯范文正公在伯仲間耳。求之明朝。以于忠肅之忠義經綸。兼王文成之文章兵畧。可謂數百年來全才矣。

韓昌黎王陽明皆諫迎佛骨。昌黎之表直切。陽明之疏婉曲。並足戒萬世好佛之主矣。元主世世皆佞佛。當時臣僚亦多以此為言。余尤喜鄭介夫太平策言汰僧尼。曰。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况達磨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人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求往年見帝師之死驛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庸庸耳舉朝郊迎望風羅拜愚一至此哉昔達磨自南天竺來梁武帝問曰朕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召至使宰相宋琪等問以修養之道對曰鍊養有術縱使白

日外天何益於治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斯言可爲求神仙者之鑒此段引古今破人主之惑操戈入室斷無數葛藤何等快活

此邦民間有三日法度之語言新令不久行也鄭介夫太平策言定律云號令不常初降隨沒遂致民間有一繁二慢三休之謠京師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可謂彼此同慨矣

明人經世之文太祖時有葉伯巨應詔上書謂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

太速也。三條共數千言。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逮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其意蓋謂分封也。言尤有明驗。今錄其畧云。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然是時為洪武九年。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末

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篡天下。入乃服伯巨先見云。其他用刑求治二事。亦切中太祖之病。其後解縉上萬言書。亦首及繁刑。帝雖嘉許。而又不能用。胡藍之獄。宿將畧盡。至靖難兵起。京師不守。豈非由謀國無人乎。

英宗時。劉球上疏諫。大舉征麓川。其末云。至於瓦剌。終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過如周漢之於獫狁匈奴也。後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又以為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

測時王振主謀南征。球以忤其意被構而死。後數年瓦剌果入寇。英宗北狩。亦可謂先見矣。憲宗時。高輅復入閣。首陳八事。語皆簡易可行。其一勤聖政。謂勤非下。侵庶職。在戒逸欲。法乾健。各司章奏之外。所當究心者。望詢於大臣。見諸施行。此條實為萬世人主之戒。人主之病。每在逸樂。其稱勤政者。亦病如秦。始量書。隋文傳。發並非法。乾之意。高輅號為賢相。其進言以此為首。可謂知先務矣。孝宗時有蔡清疏畧曰。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今士大夫皆謂罪可以計免。功可以權

得。苟利其家。朝廷之事不暇顧也。民之貪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厠養富過王侯。朝廷錙銖取於民。以為士馬資者。半入於庸將之家。而轉輸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而不能衛民。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勢也。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賞。罪必罰。此紀綱之要也。若夫本則在人主之一心。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不易之則也。孝宗為明代賢君。疎網濶目。與民休息。或有吏治偷惰之患。虛齋以振紀綱為言。而推本於正君心。實為探原之論。大儒之言。

有本末如是。

王伯安文章兵法卓出一代。孝宗朝疏陳邊務八事。其目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取長。三曰簡軍以省費。四曰屯田以給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敦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按明氏中葉以來邊兵驕惰脆弱不能禦外侮使陽明策果行庶幾足救其弊矣。其後陽明爲閩帥平南中諸賊實用此策以奏功效異於佗能言而不能行者。武宗允秦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上不聽。楊廷和蔣冕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

凡與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此以制詔爲諫疏譎而正大史公所云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爲者也事閭君者須知此術何必訐直賈禍而終爲愛君哉。

明人諫君多過激者。其議大禮。至結黨大哭。是豈知事君之禮哉。其議雖是。猶且不可。況不盡是乎。蓋當時士大夫求名之念。甚於愛君之心。余不甚取。世宗時。有楊椒山劾嚴嵩。疏驚天動地。足解千古人心之憤。其妻張氏請代夫書。亦精誠動人。可謂斯夫而有斯妻矣。當時沈東亦論嚴嵩。下獄。迄嵩去位。在獄十六年矣。其妻亦為姓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氏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

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惟。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兩夫妻同時同烈。而二婦人同姓氏。豈不亦奇乎。當時又有子請代夫死者。為御史馮恩。子行可。恩亦直臣。屢上疏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都御史汪鋐等奸。下獄。比朝審。鋐當主筆。挫辱恩。恩抗言不屈。時人謂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明年行可上書請代夫死。不許。其冬事益急。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

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榮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優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此以緹縈之節。陳令伯之情。足感動人。帝之猜忌。覽之亦惻然。遂遣戍雷州。父子忠孝俱可嘉也。

世宗朝多直臣。其尤忠誠者。前有楊繼盛。後有海瑞。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大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

報恩。留作忠魂補。至死猶有愛君之言。瑞以直諫觸帝怒。下獄。決。俄而帝崩。穆宗卽位。詔釋之。瑞在獄。初未知穆宗登極。提牢主事以爲瑞且錄用。設酒饌款之。瑞疑當赴市。恣飲。不顧。主事附耳語其事。且曰。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卽大慟。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夫疑其當死。而恣飲。已不可及矣。至於不恤其死。而悲君之死。更見愛君之誠也。二人用心。與當時議禮諸臣。何啻霄壤。

海忠介疏痛切明快。足解人主之惑。當時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揚爵得罪後。無敢言者。忠

介患之。獨抗疏論之。今錄其畧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歲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且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

十年之積悞。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神宗時。刑部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畧曰。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無聊之民。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二無行之民。玩法輕生。淫掠是圖。三邪說之民。白蓮結社。所在成聚。四不軌之民。乘釁蹈機。惟冀有變。陛下約已愛人。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為寇讎。今天下蒼生貧困矣。臣久為外吏。見凍骨無兼衣。饑不再食。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財用耗竭矣。壽官費幾

百萬織造費幾百萬。寧夏變。黃河潰。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非雨菽湯金。安能爲計。今國家防禦疏畧。矣。三大營馬半羸。敵人半老弱。九邊兵勇於披上。怯於臨戎。外衛兵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必選民兵。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陛下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惟陛下密行臣言。則人心悅。天心回矣。按此疏所言。悉中時弊。至曰約已愛人。則四民皆赤子。又曰。人心者。國家命脈也。二語。可爲人主屏展箴。

可謂名言不磨矣。恨神宗不用其言。封福王。殆竭天下財力。人心益畔。遂胚胎後嗣流寇之禍。而流寇豈非所謂四民者乎。明季流寇之禍。天地剖判以來。所未曾有。莊烈以勤儉之主。致之。至身殉社稷。殆不可解。未嘗不追咎當時諸臣也。然帝實有以取之。蓋人君之德。在知人善任。唯帝不能知人。故其所任。非溫體仁之奸。則楊嗣昌之佞。崇禎五十相。忠正者無幾人。是無他。由帝之猜忌也。劉宗周早窺知之。崇禎二年上疏有云。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

利而速近功云云。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以育天下。以正萬民。自朝廷達乎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此實為拔本塞源之論。惜帝不能用之。故雖勤儉愛民。竟不能免亡國之禍也。黃道周上疏。又請帝勿用小人。畧曰。臣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守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奉刀筆

簿書。則以為通達。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則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諂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此亦切中當時叢脞之弊。可謂對症發藥矣。念臺石齋二公。並明末大賢。故其言不孟浪也。孔

續文話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蓋德本也。言末也。天下之事。本立而未從之。學者其可不用力本根乎。

續文話卷八終

右文話正續十六卷。我拙堂先生憂
近世文弊所作使格與秦文卿校。且
跋之。格竊謂文之弊久矣。近世為甚。
故人不以為小技。則謂之末藝。此徒
見其外而不知其中故耳。苟知文之
不止於外。豈可縱任其弊哉。但其弊
已深。非有力者孰能矯而正之。格不

敏固不以知先生猶教之久而竊其學所得未嘗止於外之文也然則措暗廓清之任令先生而誰歟且君子之心豈獨善其身云乎哉人有所缺吾則補之人有所惑吾則解之工匠術師於子弟於且有不足况君子之於書乎知其憂而後可以語文話

矣不然其精微之見剴切之論煎奏問架步驟之說徒供其外飾而已則此書之行戶誦家藏奉為山金淵珠其所憂在乎焉若能由以書求之乎古研而毅之體而教之必蘊乎中而發乎外則先生之憂始解矣而文之果不爲小乞末也校既畢語之文心

文卿曰然哉是先生之意也何不以告世之讀此書者遂去為跋
天保六年乙未季秋

受業門人土井有恪謹識



三都

京都三條通外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同 寺町通松原

勝 村治右衛門

同 御幸町御池

菱 屋孫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同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本石町二丁目

椀 屋喜兵衛

大塚齋橋通東室町

伊丹屋善兵衛

同 同通南本町北

河内屋徳兵衛

同 同通備後町角

辺江屋平 助板

發行

書林

